关 注

传统保护与艺术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

——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观察

□王 馗

中国京剧艺术节（以下简称“京剧节”）自1995年创办以来，基本每3年举办一届，是展示京剧艺术传承创作水平的国家级艺术展演平台。湖北省武汉市继第六届京剧节后，时隔15年再次成功举办第十一届京剧节，集中呈现新时代中国京剧的整体发展面貌，为《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交上了一份令人欣喜的答卷。

2017年完成的全国戏曲剧种普查数据显示，在参加普查工作的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京剧演出团体共计327个；除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外，其他省（区、市）均有京剧专业演出团体或民间社团。此外，未参加此次普查的港澳台地区，也拥有一定数量的京剧艺术团体。因此，就专业普及程度和社会认知度而言，京剧是当前中国348个剧种中影响力最大、普及度最广的戏曲剧种。

本届京剧节设立了京剧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京剧展演、京剧小戏和折子戏专场展演、戏曲院校专场展演、“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剧目评论、专题研讨等7项主体活动，涉及近47台、总计115部（出）剧目的演出；同期还举办汉剧流播主要地区精品折子戏展演等活动，全方位观照京剧艺术的前世今生，展示全国京剧院团在传承创作方面的新成果。参加本届京剧节的京剧院团包括国家级重点院团、省级院团和市县级基层院团，涵盖国办、民营等不同类型。参演单位除来自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多次参加京剧节的省（区、市）外，还有来自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广西等边疆省（区）和台湾地区的院团。这一覆盖全国、层级多样、体制多元的参演格局，体现了京剧作为“国粹”艺术的深厚根基和广泛影响力。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誉，昔日便是戏曲演出交流的大市场；新时代以来，武汉依托戏曲传承发展的各项利好政策，重塑“戏曲大码头”的城市文化形象，培育出懂戏爱戏、追戏捧戏的观众群体。得益于此，本届京剧节每场演出的精彩之处总能引发观众共鸣、赢得掌声，生动展现了京剧广泛的艺术辐射力和深厚的生态涵摄力，也彰显了国粹京剧在传统保护与艺术创新方面的实力，以及作为中国戏曲剧种引领者、示范者的价值所在。



国家京剧院《红笺》剧照



天津京剧院《潞安忠魂》剧照



上海京剧院《武帝刘彻》剧照

传统经典彰显京剧底蕴，创造性转化激活京剧活力

从剧目演出看，本届京剧节的特点可用几个关键词概括。首要关键词是“传统经典”。在6个展演板块的演出剧目中，传统经典剧目占比近60%，剧场反响良好。这说明，在技术规范、艺术典范和传承规范上具有示范意义的经典剧目，既是京剧传承创作的重要依托，也是京剧剧种品格的重要载体。特别是京剧折子戏专场展演、戏曲院校专场展演以及京剧艺术人才提升计划汇报演出3个板块的62出折子戏，全部为京剧传统经典剧目，文唱武做兼备，集中展现京剧行当和流派艺术。此外，京剧优秀剧目展演板块的20部作品中，也有《大·探·二》《火焰山》《大闹天宫》等传统经典大戏。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潞安忠魂》《大将马超》两部作品延续了近年来许多剧团“小改大”的编创思路，以传统经典折子戏为重要戏核，保留武戏折子戏的技艺内容，扩展延伸为大戏剧目，使主人公形象更饱满、艺术表现手段更全面、戏剧情节叙事更完整，彰显演员的综合艺术创造力。《潞安忠魂》以京剧武生行当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折子戏《潞安州》为基础，聚焦主人公陆登驻守潞安州、抗击金兵的故事，从家与国双重维度展示其忠勇、忠孝、忠义、忠爱等多重精神价值。《大将马超》以濒临失传的老戏《反西凉》《战渭南》等为基础进行重新整理改编，围绕主人公马超被离间后遭遇惨败、进而参悟“大将”所需的雅量格局展开，从个人成败中凸显生命成长的经验智慧。两部作品均对传统武戏精粹进行当代审美视野下的再创造、再扩容，在精准传承传统经典的同时，以更强的舞台驾驭能力，使演员获得更具个人风格的多元演绎。

经典剧目内含的创造性，不仅需要在代际传承中完成两代人的艺术交接，也需要根据新人的个人条件作相应调适、整理和再创造。经典剧目是京剧养人、养团、养艺、养生态的核心内容。多年来，京剧艺术同样面临遗产减少的风险，但目前仍葆有高水准的艺术品质，并以此涵养其他剧种艺术，这与京剧拥有数量大、品质高的艺术经典密切相关。

艺术创新多点开花，多元题材探索打开创作新空间

另一关键词是“艺术创新”。本届京剧节的新创剧目集中体现在优秀剧目展演中的大戏作品和小剧场展演中的实验作品。这些作品中，有现代题材《汉阳造》《戏里戏外》《超级外卖》，革命题材《野火春风斗古城》《滨江密战》《欠你一枚小红星》《信仰味道》，历史题材《武帝刘彻》《望儿台》《凉州辞》《古滇长歌》《诤臣李殿林》《花甲知县冯梦龙》，古装题材《红笺》《珠帘秀》《鹿鸣》《省思》《折臂》，神话题材《十二真人斗太子》，以及武戏《大将马超》《潞安忠魂》《神州擂》等。这些作品在保持京剧文武并重、行当多元、流派纷呈的艺术追求的同时，针对不同题材领域形成了不拘一格的创作方式。多元化的创作避免了题材和表达方式的单一化，也改变了前几届京剧节现代戏占比较多的创作态势；不同京剧院团和主创团队得以充分调动艺术能动性，根据自身创作诉求回应观众审美期待。这弥补了此前十多年艺术创作的局限，也为其他剧种创作提供了示范。

在这些作品中，《欠你一枚小红星》《省思》两部小剧场京剧作品在创新观念上进行了深层探索。前者趋于“迎合”市场和青年观众的艺术喜好，将京剧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跨界融合，同时在思想立意上突破惯常定式；后者在“赵氏孤儿”传统故事基础上尝试翻新，力图以当代人的立场重新解读程婴等经典人物的心灵世界。观众对两部作品的评价呈现两极化，前者表现为对潜在市场与观众的“迎合”，后者表现为民族文化根本逻辑被个体主观肢解，它们反映出主创者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思考仍有提升空间。但这些颇为“出格”的探索，也蕴含着“小剧场”赋予的艺术活力，以及年轻京剧传承者在其年龄阶段应有的创作冲动，为京剧在思想、内容、形式上与时代互动提供了必要的艺术空间。其艺术探索效果有待观察，更需要在民族文化主体价值的观照下调整和提升。对此，也应给年轻创作者留出容错时间与纠偏空间。

本届京剧节艺术创新最突出的方面，当属历史剧及古装题材创作。这些作品普遍调动京剧最擅长的艺术手段和剧种思维，在新编故事中最大程度地融入京剧唱念做打的综合技艺。其中，《武帝刘彻》立足西汉初期的历史背景，聚焦武帝元狩年间短短3年的历史，表现武帝刘彻与张骞、霍去病等文武重臣共同抗击匈奴、为国家和民族赢得长久安定的过程。剧中的刘彻以青春生命状态张扬“天下为一”“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在自我观照中呈现国家与民族走向壮大的从容自信，形成雄浑壮美的艺术品格。《望儿台》聚焦春秋时期秦、芮两国强弱分明的政治对垒，通过芮姜作为母亲的生命牺牲，表现儿子姬万责任担当的成就。该剧通过前后两次托付金箭、三次台上望儿，把历史上的女政治家与宫廷家族内的母亲形象结合起来，塑造出在弱国走向覆灭之际勇担国祚、谆谆教子的悲剧形象。《凉州辞》依托北朝时期北魏与北凉的政治博弈，通过北魏公主阿柿在亲人与爱人之间艰难的抉择，以柔弱的女性身姿直面充满杀戮与血腥的矛盾冲突，展示“百世之好，永罢刀兵”的文化主题。《望儿台》《凉州辞》两部剧作以悲剧为定位，在凄美苍劲的风格走向中融入主人公的家国思辨，既有历史启迪今人的厚度，又有情感打动人心的温度，形成独特的历史剧书写方式。这些作品是近年来京剧艺术创作的新成果，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戏曲历史剧创作传统，也是近3年京剧历史剧创作的重要收获。

此外，多部历史剧、古装题材作品以及神话剧、武戏也充分发挥京剧艺术优势，具有良好的艺术品相，有力提振了京剧院团的创作士气，为当前京剧持续发展形成正向引导。

青年力量成为创作中坚，于作品中映现与时代的互动及思考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青年主创”。新时代以来，随着以文化和旅游部“戏曲传承振兴工程”为代表的一系列利好措施推进，戏曲工作取得诸多成就，其中颇为突出的是，中青年艺术团队正稳步而快速地成为戏曲艺术创作主体。特别是近年来，京剧更新换代问题日益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领京剧传承创新的大批艺术家正在或已经离开舞台，而新一代中青年领军人才在各京剧院团中逐渐担当重任。本届京剧节的一大惊喜，正是众多京剧院团的创作演出，已由中青年艺术家挑起重担。参加本届京剧节的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天津京剧院、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湖北省京剧院、云南省京剧院、黑龙江省京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等国家级重点京剧院团，以及诸多省市级京剧院团，近年来涌现出不少声名鹊起的中青年领军人才。此次展演剧目中，除赵秀君、常东、朱福、孙劲梅、李宝春等名家领衔创作外，其余众多剧目基本由中青年艺术家演出。人才培养需要时间，持续多年的人才工作成效明显，这正是本届京剧节呈现的可喜局面。

在此次展演的剧目中，有些作品很能体现院团与时代互动中的艺术思考与探索。如《滨江密战》《神州擂》，或基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或呼应当代武戏创作热潮，其创作很大程度上源于相关院团在地方文旅融合中的发展定位；又如《红笺》《十二真人斗太子》，或受昆曲经典对京剧创作的艺术启迪，或借助昆曲与京剧共建，将影视热门作品转化为京剧体裁，其创作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相关主创在艺术跨界方面的具体实践；再如《汉阳造》《野火春风斗古城》《戏里戏外》三部现代戏，前两部是国家级重点京剧院团基于现代题材的主动创作，努力提升京剧现代戏的表达能力，后者则是台北新剧团立足舞台剧创作立场，整合各界剧场精英，探索现代戏新形态。这些作品立足院团体制机制的不同定位，结合主创团队自身特点以及京剧传承群体对艺术传统、区域文化的特定需求，密切回应当代文艺发展中的新审美、新特点、新要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追求。

本届京剧节的演出剧目虽不乏亮点，但与历届京剧节优秀剧目相比，整体品质仍有提升空间，精品化程度尚待提高。这既与以中青年为主体的院团主创团队的艺术成熟度有关，也与对京剧传承创新规律的把握水平有关。应该说，提升原创能力和品质仍是当前创作的重点。原创既包括对传统经典的精彩再现，更重要的则在于新题材、新领域中的精品创作。

随着《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的落实，构建良性创作机制已成为京剧院团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旧有的功利创作、跟风创作倾向仍然存在；深层次的院团体制机制建设仍影响京剧整体发展；京、津、沪、汉等京剧重镇与其他地区京剧剧团在资源、发展、生存能力等方面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尤其在文旅融合、科技赋能背景下，京剧在传统与时尚两极之间仍缺乏足够成功的发展路径。诸如此类问题，正是当前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而直面难题、应对挑战，正是京剧在新时代获得新发展的重要契机。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中国剧协副主席）

莫让喧嚣淹没音乐本身

□张景易

近日，歌手李玉刚宣布饱含家国情怀的歌曲《万疆》永久免费授权，收获网友广泛点赞；全网播放量破亿的AI音乐作品《过来人》，以人工智能技术勾连古今、寄寓当代情感，同样引发热烈讨论；景颇族《目瑙纵歌》相关话题播放量超20亿，古老民族的口头音乐借短视频平台实现广泛传播。一段时间以来，围绕音乐的相关话题频频进入公众视野。有人谈创作，有人谈演唱，有人谈AI技术，也有人谈版权归属，各类观点纷纷涌现，讨论乃至争辩之声此起彼伏。音乐本是用来聆听的，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提速，音乐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公共谈资。参与讨论的人多了，静心聆听的人却少了，这一现象值得我们留意。更值得深思的是，讨论常常偏离作品本身：一首作品的创作缘起、演唱者的境遇、过往旧事，种种场外纠葛，往往比旋律更牵动网友情绪。场面看似喧嚣热闹，可这份热度，却游离于音乐本体之外。

跳出纷繁嘈杂的各类讨论，我们更应回到一个朴素的问题：音乐与人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音乐本身与人们看待音乐的方式，实则是两回事。经由编排组织的声音，形成旋律、和声、节奏、音色，这是音乐的本体；而一首歌曲能否走红、能否制造话题，歌词是否戳中人心，演唱者由此得到的荣辱得失，则属于音乐衍生出的社会现象，二者常常交织在一起。一首歌走红的缘由各不相同：有的凭借音乐本身的感染力，有的依靠文本歌词的力量，还有的甚至完全来自歌曲之外的各类事件。平日里人们很少辨析这层区别，但细细思量，这恰恰关乎音乐未来的发展走向。

许多作品被人们反复聆听、传唱，首先打动听众的往往是歌词——因为歌词道出了人们心中有感、却难以言说的情绪。这是音乐介入大众情感世界的一条重要路径。但歌词的力量，归根结底是文字的力量，只是借由音乐的载体得以传播。倘若音乐本身的旋律根基站不住脚，待到热度退去，便很快被人遗忘。不少歌曲，走红时随处可闻，可短时间之后，便销声匿迹。它们走红所依赖的，只是社会现象，而非音乐本身。反观另一些作品，从未掀起喧嚣热度，历经岁月，依旧有人静静聆听、缓缓传唱，音乐本身的动人之处始终不曾消减。喧嚣热闹与流传久远，本就是两回事。

由此便想到辨识度。从前听歌，歌手一开口，不必报名姓，便知是谁。这不只是音色的分别，还有咬字、气口、腔调，乃至一个时代审美的印记，它们都刻在表演者身上。西北的粗粝、粤语的温润、民间唱法的一板一眼，都是辨识度的一部分。声音的辨识度，连着时代，连着地域，连着一个人走过的路。如今，科学技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音准可修，音色可调，编曲有现成的路子，歌从写成到上线，快得惊人。但翻开音乐榜单，许多歌听来似曾相识，辨识度却成了难得的东西。这也怪不得创作者：大数据替人挑选，平台教人模仿，一首歌成了，后头便跟上一堆相像的歌。但音乐这东西，偏偏不能靠“差不多”。声音旋律都相似了，那份特别便没有了。从前的人做音乐，做的是手艺，手艺里有人；如今的人做的是产品，产品讲究效率。

现在听歌，又多了一层利害考量。流量之下，一首歌好不好，先看它能否在几秒之内抓住人，能否被剪进各种视频反复使用。于是副歌越写越亮，越写越短，越写越密，最好一遍就能让人记住。能使人停步，能使人记住，这是本事。但所有力气都使在这一处，音乐便成了一种刺激，而非一种滋养。刺激来得快，去得也快；人越是被喂得急，越难坐下来听完一整首歌。真正的音乐，是可以反复听的，十年前听是一种滋味，多年之后听又是一种滋味，如老酒，愈存愈醇。

音乐的大众化，是近年来音乐收获的最好礼物。如今的音乐，属于每一个平常人。手机里、街巷里、孩子的嘴里，音乐无处不在。KTV里有人唱老歌，直播间里有人唱新歌，一夜之间，一首歌便可传遍大江南北。婚礼上放着新歌，送别的站台上放着老歌，音乐不再只是远处的艺术，而成了日常的声音。大众的喜欢是真诚的，这份真诚，恰是音乐最需要的东西。

听歌的方式，这些年一直在变。磁带、唱片、光盘、数字文件、短视频，载体换了又换。细想之下，人听歌时所求的东西，仿佛始终未变：想被理解，想在别人的声音里听见自己的内心，想在高兴时有人为你歌唱，在难过时有人陪着哼唱。技术能把声音送到任何地方，却替代不了这份需要。从前在收音机前守着一首歌的人，和如今戴着耳机单曲循环的人，相隔几十年，那份专注与感动，从未改变。

音乐在变，人在变，什么不能变？是精神的内核。技术可变，媒介可变，趣味可变，音乐打动人的那一点，不可变。说来说去，创作者对自己诚实，对生活诚实，音乐里才有真实的人。好的音乐，无论旋律多么简单，背后总站着一个观察过生活的人。他看得见平常人的欢喜，看得见平常人的委屈，看得见那些不被说起却天天发生的生活。心里装着人的创作者，写出来的歌，才有人愿意一直放在心里。

音乐，终究是人的声音。千变万化的音乐世界里，总有些东西，不会随潮流改变。

（作者系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

文艺深一度

“九龙九凤冠”亮相国博专题展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明礼华章——万历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专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展出。展览以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为核心，通过“坤仪重光”“冠制弘章”“匠心永恒”“传承新生”四个单元，从考古发掘背景、明代宫廷礼制体系、传统精工技艺和当代文脉传承等方面解读凤冠蕴含的历史信息、文化内涵与工艺智慧。

国博馆藏九龙九凤冠是明代宫廷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更是承载中华礼制传统与东方美学的国之瑰宝。此次专题展览立足于文物本体，依托学术研究和多维度的叙事理念，构建起以一件文物为核心、文物展示与数字化演绎相结合的展览形式。此外，展览展示了多件国博馆藏清代点翠文物，大部分为首次展出，10件明十三陵博物馆藏精美文物同时亮相。展览还充分利用多媒体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重塑观众与文物的相遇方式。（王 觅）

纪录片《冈仁波齐》上线

本报讯 11月14日，6集人文纪录片《冈仁波齐》在咪咕视频上线播出。该片全景式展现以冈仁波齐为核心的“两山两湖”黄金地带自然之美，并将美景融入人物命运与动物生存的叙事脉络。在11月9日举行的媒体看片会上，节目主创、专家学者等围绕该片的创作初心、艺术价值、时代意义与传播使命展开分享。民族出版社原总编辑、该片总编审王铁志表示，人们对冈仁波齐的心驰神往，核心源于其独一无二、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而《冈仁波齐》呈现的正是多重美学意象叠加后形成的综合质感。

大家认为，《冈仁波齐》突破了传统风光纪录片的单一表达，将自然景观融入人物命运与动物生存的叙事脉络，以贴近地面的镜头语言，生动呈现高原自然风貌、生态守护与真实生活，并将科学考察、历史考古、非遗传承与当代生活相结合。该片以“生命”为贯穿全片的叙事主线，传递出对生命的尊重与赞美，让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与生命之美彼此交融。主创团队以地质科研工作者、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基层干部和非遗传承人等群体为观察对象，让普通人的生活成为理解高原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具象窗口。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发行部电话（同微信）：18600547157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